



《荒潮》的故事源于中国南部沿海小镇硅屿的电子垃圾污染问题。作者陈楸帆在一个近未来的时间场里,建构了一个“异托邦”来呈现生态恶化背后复杂的人性 with 资本的互动。小说2013年初版发表,便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一举夺得当年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金奖。2019年英文版和中文修订版先后问世,得到包括刘慈欣、韩松、大卫·米切尔、王德威、宋明炜等专家学者的推荐,引起海内外学界的一致关注。

批评家宋明炜认为,《荒潮》点出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倒的“洋垃圾”如何将小说中的“硅屿”变成了“鬼域”。在他看来,科幻视角的切入用隐喻强化了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刻关联,从而最大限度地凸显了现实生态问题的严峻性。这一看法与“火星三部曲”的作者、美国科幻作家金·史丹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不谋而合。罗宾逊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就极富科幻色彩,而地球的生态恶化与环境变迁原本就是科幻创作的母题之一。他甚至断言,当今时代,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在构建科幻叙事本身,甚至连生态批评也是科幻的一种。

陈楸帆的《荒潮》呈现了科幻故事对复杂生态问题的深度关照。小说描写了硅屿当地的垃圾产业如何聚拢了宗族势力、外来务工人员、国际资本势力,以及海外旅居的华人,同时也成为了实现米歇尔·福柯“规训”力量的媒介。资本洪流的裹挟下,险象丛生的垃圾处理小作坊的聚集地构成垃圾工人生活的独特场域。他们逐渐对日益恶化的生态与社会环境习以为常:在塑料燃烧的呛鼻气味中徒手分解电子配件,在黝黑的河水中洗涤衣物,在堆积如山的废弃键盘前哺育婴孩……年复一年,他们在这里生儿育女,生老病死,对自己和同伴的悲惨遭遇逐渐麻木不仁,仿佛他们原本就生而为“垃圾人”。多方“规训”力量的角斗之下,他们以及整个社会共同走向了对生态恶化、社会矛盾加剧的某种集体无意识。

将这些深度融入日常的细节与充满科幻色彩的人机交换赛博格(Cyborg)、以及充满神秘诡谲色彩的战争病毒并置,作者将读者层层缠绕在未来与现世苦难的藤蔓之中,引导读者质询、打破一切此岸与彼岸的

“常规”。小米便成为了这种“质询”的转接点。作者在饱受侵害的垃圾女工小米身上寄托了诸多关于生态、社会与文化的隐喻。怀抱改变困苦人生的希望,小米从凋敝破败的家乡来到垃圾产业蓬勃发展的硅屿。机缘巧合之下,她感染了源自二战时期的神秘病毒,成为后人类的“寄主”,分裂出了第二人格“小米1”。在具有超级智能的“小米1”的“启蒙”下,她在如同电影切换般的“全知视角”中看到了生态恶化的无可挽回和社会整体的病人膏肓。她看到了科技如何成为资本的利剑,并进一步遮蔽着对环境和弱势群体施加“慢暴力”的真相。

然而她依然身处层层迷雾之中,肉体的每况愈下和智识疆域的无限拓宽让小米在试图改变现实的过程中,陷入了更深的无意识共谋。她的身体在被宗族势力侵害之后,获得了后人类“小米1”的赋能,让小米拥有了带领垃圾工人反抗垃圾产业压迫与剥削的力量。肉体的创伤与精神的启蒙在这里形成了某种诡谲的因果关系,让她的悲剧事件本身游走在于“受害者叙事”与“胜利者叙事”之间,并意外凝聚了垃圾工人群体,诱导出巨大的反抗力量。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石静远教授在《失败、国家主义与文学:中国现代文化认同的建构,1895-1937》一书中阐释了对于失败与创伤的反复叙述与刻意重访,如何自晚清与民国时期以来成为塑造中国国民性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她更探讨了这种“失败心理模式”在当代文化中的延续性,以及可能激发出的强大的干预现实的力量。《荒潮》中的垃圾工人正是在这种心理模式的驱动下,反复强化着雨夜归来的小米伤痕累累的形象。小米创伤的肉体被他们视为某种“神灵”的启示,对创伤本身的反复宣讲,强化

并激发了他们内心深处对于改变现状的渴望,将他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因此,他们最终成为了在台风和“小米1”制造的混乱中拯救硅屿和当地人的中坚力量,并最终推动了硅屿当地政府与国际资本公司在变革垃圾产业方面的合作。然而包括小米在内的垃圾工人们似乎依然没有看到,他们仍然是资本逐利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生态问题的解决远不止于一场跨国国际合作本身。作者在这里点出了背后存在的强大资本体系,在所谓的变革之后依然坚不可摧。看似“胜利”的背后,只是蚍蜉撼大树的徒劳。

后人类“小米1”与小米最终无法共存,而走向了彻底的决裂。在风浪颠簸的大海上,小米最终选择了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杀死了身体里的“小米1”。在极度的撕裂之中,小米自己也最终走向了失忆与失智。这里似乎暗含了作者对生态问题如何解构现代性的反思。当未来科技不断打破人类原有的生理与认知壁垒,我们在现代科技带来的狂欢之后,终究要面对繁华散尽之后的真相。如同德国社会学家马尔利希·贝克强调的,我们早已进入现代性发展的“第二维度”之中了,早期的科技发展带来的单一的喜悦感早已不复存在。我们所面对的“第二维度”中的现代性本身即是建构在一种挥之不去的危机意识与不确定感之中。在贝克看来,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现代性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系统处理由现代化本身带来的风险和不安感的方式”。由此催生的对危机的想象、阐释和共鸣便构成了现代性进一步发展的核心诉求。而《荒潮》似乎想告诉我们,科幻视角下的生态观照,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我们对危机的敏感和对现代性的反思。

作为中国科幻新浪潮时期的旗手作家,陈楸帆和他的长篇小说《荒潮》力图展现科幻故事在叩问人心、干预现实上的巨大潜能。他用近未来的故事场中更为盛大的幻象,来戳破我们此身此地对于科技与全球化的幻觉。让我们看到在持续恶化的生态问题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难辞其咎。在这场集体无意识的共谋中,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将我们集体囚禁于圆形玻璃监狱之中,不再看到得到人与自然的天然亲密,却永恒地被“资本”凝望着。他让我们在离开了硅屿之后,将目光继续投向太平洋上漂浮着的,依然前途未卜的其他垃圾岛屿。

【美】约翰·斯卡尔齐《老人的战争》六部曲, 姚向辉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10月



未来,人类成功进入太空,却发现整个宇宙都变成了不同种族之间厮杀的战场。为了更好地实行殖民计划,殖民联盟将地球上的老人改造成太空士兵,利用他们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去争夺宜居星球。

“老人的战争”六部曲是斯卡尔齐的代表作,用疯狂幽默的方式讲述太空大战,并探讨了人类衰老、生物伦理、宇宙文明,以及爱情、婚姻等深层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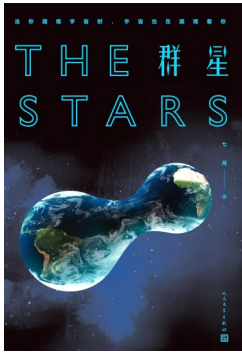
【日】小林泰三《醉步男》,丁丁虫译, 时代华文书局, 2019年10月

本书包含硬科幻的时间旅行小说《醉步男》和日系恐怖小说《玩具修理者》两个部分,文末收录了译者后记《小林泰三的世界》,详细介绍了这位日本当代科幻作家横跨科幻、恐怖、推理等领域的写作,以及他笔下的神奇世界。

《醉步男》讲述了两个彷徨于无限时空的醉步男子的故事,被认为充满了“逻辑恐怖”,登场人物越是讨论关于现代物理学所采取的时间论和意识的问题,越会朝着噩梦般、绝望的结论坠落”。《醉步男》荣获日本星云奖提名,《玩具修理者》获得第二届日本恐怖小说大奖。



七月《群星》,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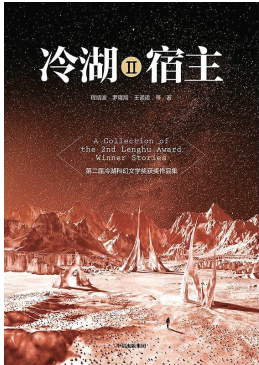


5年前,FAST收到神秘信号,揭开宇宙真相的一角。5年后,德国格拉苏蒂镇全镇蒸发,一点辐射都没留下。如今,即将召开19国峰会的成都却面临一场灭顶之灾。为保护1000多万市民,国安局两名干探临危受命,开始了24小时反恐行动。但对行踪诡异、举止另类,所作所为完全不像恐怖分子。就在两人接近真相之时,人类文明来到了命运的岔路口……《群星》将精巧的科幻构思融入紧张刺激的故事中,不仅有宏大设定和人文关怀,更有分镜般的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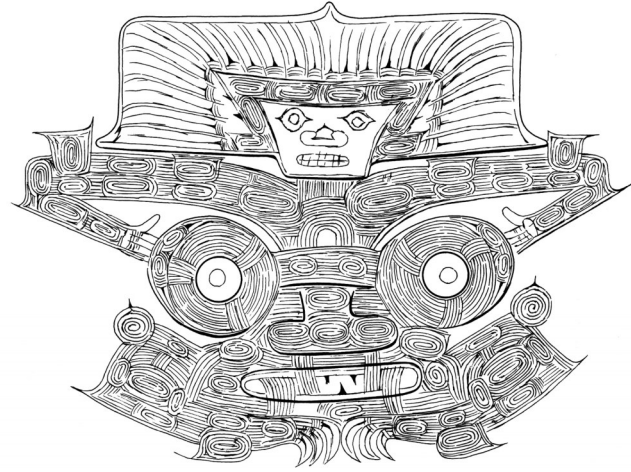
程婧波 罗隆翔 王诺诺等《冷湖Ⅱ·宿主》, 中信出版·鹦鹉螺, 2019年10月

今年4月,青海天文观测站截获了一段由柴达木盆地发往太空的异常光波辐射,根据破译结果,疑似地球上未知智慧生命向其母星发出一封求救信,此消息立刻引发科学界关注。

本书收录程婧波、罗隆翔、马传思、王诺诺、分形橙子、刘啸、山濛、沈屠苏8位作家的第二届冷湖奖获奖作品,探讨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本书题材多元,硬科幻、悬疑科幻、言情科幻都有涵盖;视野开阔,上迄辽宋的厚重历史,下至现代石油开发的跌宕起伏现实、赶往火星的壮阔未来,尽皆展现。冷湖的荒凉寂寥与科幻的昂扬奋进激烈碰撞,这本书就是这种碰撞的结晶。



关注



余杭反山M12:98玉琮王上的羽冠鸟人像

“鸿蒙”,对于熟悉中国古典文学的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但由于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使用很少,非专业人士大都说不清什么是鸿蒙。2019年是中国古老神话遗产“鸿蒙”复活之年。2019年8月9日,华为在广东东莞举行开发者大会,正式发布操作系统鸿蒙OS(英文: Harmony OS),这是一款基于微内核的面向全场景的分布式操作系统,它适配手机、平板、电视、智能汽车、可穿戴设备等多终端设备,这是“面向未来”的车联网、物联网时代的核心技术产品。鸿蒙OS这样一个科技事件对研究文学和科幻的学者来说是一大机遇。此前学界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文化没有幻想根基,这是一个极大的偏见。由此,我想以2019复活的鸿蒙为契机,谈谈中国科幻的文化基因在哪里。

作为科幻文化基因的神话幻想,源于史前人类的通神幻象。鸿蒙神话属于神话中最重要的类型——创世神话。我们把创世神话理解为核心信仰的原叙事。比较四大古文明的情况可知,中国神话的叙事一般不超过3行字。早期汉学家认为中国没有远古的本土宗教,也没有创世神话。国人熟知的开辟天地大神有两位,一是盘古,二是鸿蒙。从严格的文献年代考证来判断,盘古不是华夏原生的创世神。孔子、孟子、庄子和司马迁等博学者都不知道盘古是谁。盘古创世的方式为尸体化生:他的头颅变成天,身体变成地,血液流成江河。这种尸体化生型创世神话是典型的印欧民族神话。因为两汉时代开始翻译佛经,印度创世大神布路沙就是身体化生型叙事。可以看出,盘古神话的出现在印度佛教传播到中国之后,是次生或派生的神话。

学术上认定真正算得上华夏本土的创世大神应是鸿蒙。小说《红楼梦》第五回的仙曲唱词云:“开辟鸿蒙,谁为情种?”《西游记》亦云:“混沌初分,鸿蒙始判,天地未开之际。”表明鸿蒙大神出现在创造世界之际,就相当于基督教圣经的《创世记》。鸿蒙有两个重要的文献记录,一是《庄子》。《庄子·在宥》有鸿蒙故事,开头是这样讲的,“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这是庄子讲的人物寓言。但庄子是非常反科技的一个人,把老庄作为科幻始元其实并不合适。第二个记录是《山海经》。《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帝鸿也写作帝江。鸿蒙大神是何来头?把鸿蒙神话激活,就能看出他是中国开天辟地创造的原始大神的真相。

《山海经·西山经》:“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怀帝江也。”古人认为太阳运行是驮在一个大鸟身上的,这就把鸿蒙作为东方日出开天辟地隐喻创世的神格找了回来。其先黄后赤的颜色变化,说的就是日出东方时分的变化意象。解析“鸿”字可知,其甲骨文、金文和小篆的写法一致,是“工”加“鸟”。三点水是楷书写法后加上去的。聚焦“工”的本义,可知鸿指什么鸟。《说文解字》释“工”:“巧饰也,与巫同义。凡工之属皆从工。”为何说工与巫同义呢?上下两横代表天地,中间一竖联接两横,代表天地沟通。大鸟翱翔九霄,正可代表天地间的沟通。巫和虹,这两个从工的字,都兼有天地沟通的意思。巫师靠法力沟通天地人神;彩虹是大自然提供的天地之间的桥梁。可推论从工的大鸟“鸿”,绝非等闲之鸟类,应是一种神奇的、跟天地沟通有关的大鸟。走出文献的书本知识,可以到良渚文化中寻找大鸟的历史痕迹。良渚玉匠把整个神像刻在玉礼器上,戴在王者的头上。玉琮和玉钺上雕出头戴巨大鸟羽冠的标准化神像,这就找到了相当于中国创世主神的史前神像。良渚大墓出土的此类神幻形象,头戴戴着巨大鸟羽冠,下足则表现为鸟爪。这样的造型属于鸟人合体幻象,正是鸿蒙神话的史前原型图像。找到了它,就找到了5000年前创世之鸟形象。解读羽冠神徽的幻象含义:鸟有冠而人无冠,神话思维按照仿生学联想,在人头上加冠,用鹰类大鸟羽毛制成巨冠,就是希望像鸟一样飞升于天地之间,这就是科幻想象之源。人鸟合体的想象,显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鸟在良渚人心目中地位比人高,它们可以通天。5000年前雕刻出的鸟人穿越的形象,代表我们史前先民的信仰与幻想程度已经非常发达,带有十足的灵动和穿越性。远不是今天人所认为的儒家以来中国人幻想萎缩的状态。

解读鸿蒙创世鸟原型的秘诀,在于将5000年前良渚羽冠神人形象,放置到当今还戴羽冠的部落信仰语境中,重新激活无言的文物图像。整个太平洋地区原住民都有戴羽冠的礼俗。史前鸟崇拜认为鸟代表天神,鸟的叫声代表神的声音。通过鸟的鸣声来占卜神意,就叫“鸟占”。鸟占实践催生出的文学作品,有连云港新出土的汉简《神鸟赋》。过去读古文看不懂的话“唯唯诺诺”,回到这种以鸟为神的语境下,就可以迎刃而解。“唯”字从隹,代表鸟鸣的声音。鸟神在上发声,人在下领会神意,诺字就是这个意思。鸟代表天帝,是天神派来人间的使者。把鸿蒙形象落实到史前鸟人合体形象,在没有外太空观念的时代,中国先民就是靠这样的想象方式穿越宇宙三界。由此看,中国文化中的幻想之源,不仅非常发达,而且异常深厚。对解读鸿蒙最有参照力的是印第安民族的一则神话:萨满讲述一个青年从东方站起来伸开双臂,宣布他的名字叫做黎明创世鸟。他抖动着身体的羽毛,不停唱着只在东方听到的歌,当他想到一个房子时,房子立刻出现了。这已经超越了上帝“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的创造能力,萨满的能量比神的力量还要厉害。所谓心想事成。在出神状态中萨满达到天顶,即宇宙最高处。我们回到最原始的印第安萨满叙事中,可知道人类想象的原理是共通的。关照环太平洋地区史前萨满文化,是理解并重新激活从良渚神徽到《山海经》鸿蒙神话的一种有效门径。比良渚神徽更早的,有余姚河姆渡文化出土象牙雕双鸟朝阳图像,距今7200年。此乃中国版的“黎明创世鸟”图像叙事。

一般认为科学和哲学都源于神话和宗教。很多人认为《西游记》是我们国家一部科幻和宗教相结合的神话作品。实际上早期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们比较困惑,古代文献中的神话叙事都是三言两语的片段,没有像希腊神话那样系统而完整的体系。“神话”这个概念从1902年开始,通过日本而进入到现代汉语学界。我们今日看中国神话,早已超越了有限的文字记录,能够看到大量的出土文物上的神幻形象。2019年既是鸿蒙复活之年,也是良渚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之年。把中国的神话遗产变成包括科幻创意在内的未来创作的共同资源,正是我们当下要做的工作。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将完成的项目是“本土神话基因库项目”,共有5套丛书,近100部书将出版。要弄清中国神话历史渊源,特别是史前玉器的神话学研究这部分。玉文化在中国境内有一万年的历史,可以给世界范围内从事写作的科幻作家提供非常好的本土文化资源。

鸿蒙是探寻科幻精神奥秘的本土基地,我们不要先看世界上有多少阿西莫夫,更应该知道中国科幻的生命力如何重新找回本土神话之根。

(本文为叶舒宪在2019年中国科幻大会“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经验与未来梦想”专题论坛上的发言。)

2019, 复活『鸿蒙』
——作为科幻文化基因的神话幻想
■叶舒宪

昆山赵陵山出土良渚文化高冠萨满头鸟灵玉雕像,距今约5000年